

大家小书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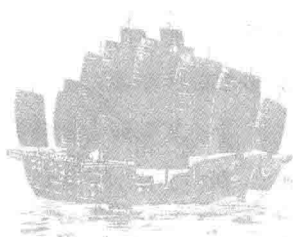
董世侠 著

北 北



海上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

常任侠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 常任侠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7. 10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12994 - 6

I. ①海… II. ①常…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②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研究 IV. ①K203②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2952 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司徒剑萍 高天航

· 大家小书 ·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HAISHANG SILU YU WENHUA JIAOLIU

常任侠 著

*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出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华 联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4. 875 印张 83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2994 - 6

定价: 34.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大家小书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海上丝绸之路早开

王 鏞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已经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命名虽然晚于陆上丝绸之路，但海上丝绸之路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者就已经开始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研究。常任侠先生的著作《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就是在1983年完成的。作为知识性与可读性兼备的学术普及读物，本书不仅在当时开拓了海上丝路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而且在今天丝路学已经从冷门蔚为显学的热潮中仍具有相当珍贵的参考价值。

常任侠先生（1904—1996）是中国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家。他的丝路文化交流史研究几乎贯穿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他1904年生于安徽省颍上县东学村。1922年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1928年入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31年毕业留校

任教。常先生在他的回忆录《生命的历程》中记载：“在大学，我开始对于丝绸之路的探讨，认识了中国与印度接触后，两国古文化的交融，促进了东方文明的发展。接着1935年春天，我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学术探讨，从日文中和佛经译文中，推考古汉语的发音和变革，以及法师与律师的阐扬和规律。在奈良的古建筑中，在法隆寺的壁画中，在正仓院藏宝中，深切体会到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创造了很多的宝贵文化遗产，流传至今，必须加以发扬。”1935年至1936年留学日本期间，他曾与原田淑人、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等日本学者一起探讨古代中国与西域东瀛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渊源。1939年至1942年，他在重庆用文言撰写了一部《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1945年至1949年，他在印度诗人泰戈尔创办的圣蒂尼克坦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期间，也曾与巴贝特、木库德等印度学者探讨丝路文化交流史问题，并追随大唐玄奘法师的遗踪，实地考察印度宗教文化遗迹。1949年以后，常先生在北京一直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根据他在中国、日本、印度搜集的资料，出版了《中印艺术因缘》《东方艺术丛谈》《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等著作，还翻译了法国东方学家雷奈·格鲁塞的名著《东方的文明》（介绍从埃及到印度、中国、日本等丝路沿线诸国

的历史、文化、艺术)。

常先生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1981)与《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1985)两部著作,可谓丝路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姊妹篇。前者侧重陆上丝路中国与西域的文化艺术交流,主要涉及西域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东渐。后者侧重海上丝路中国与东瀛的文化艺术交流,内容涵盖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特别是日本的物产、文学、美术交流诸多方面。《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采用类似史话的轻松笔调,从秦始皇时代徐福入海求仙的传说开始,娓娓动人地讲述海上丝路的故事。故事从东海转向南海,扶南、林邑、真腊与中国交往频繁。本书列举了经海上丝路“泛舶南海”的中国历代求法高僧的冒险经历,以及鉴真东渡的事迹。作者感叹:“以上佛教僧人三十余人,以晋代的法显最早由南海归航。其他自常愍以下,皆是唐代佛教僧人,皆来往于海上。有些人死于海上的风涛;有些人染上了热带的病患,大愿未成,早年逝去;有些人眷恋佛土,一去不归。但他们敢于在这条海洋的旅程上,冒险远游,这是宗教的虔诚支持他们的献身精神。不论成就大小,都是使人尊敬的。”本书在论述印度佛像主要通过陆上丝路传入中国的历史的同时,也谈及从南海航路传来的佛像。本书涉猎的话题极其广泛,例如原产地是中国的玫瑰花传到古代斯里兰卡被称

为“亲戚的生命”，而许多名贵的花果、宝石、香料、珍禽、异兽，往往是从西域或南海传来。本书的重点在于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中国的服装、饮食（茶最为典型）曾传入日本，中国文字、文学、美术对日本的影响尤其深刻。作者引证日本学者盐谷先生的论断，说明汉字与日语、真名与假名、唐诗与和歌、唐人传奇与物语草纸、元明戏曲与能狂言、明清小说与江户文学的关系。作者又阐述了日本的唐绘、水墨画所受唐画、宋画的影响，日本浮世绘所受明代版画的影响，正如日本画家中村不折所说“中国绘画是日本绘画的母体”。作者的结论是：“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多是通过海洋来完成的。”

今天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贸易之路，而且是文化交流之路。常先生的《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对我们回顾丝路文化交流的历史，促进当代丝路文化的交流，都是一本非常适时而饶有意味的读物。

目 录

001	/	一、海是联络友情的道路
020	/	二、向大海彼岸表达虔诚
036	/	三、艺术的风格永结友谊
046	/	四、“亲戚的生命”传播异香
060	/	五、珍宝与香料的舶来
071	/	六、珍禽与奇兽的贡献
080	/	七、武术与印度舞蹈的交融
088	/	八、装饰与饮食的传导
101	/	九、中日文学的互惠
118	/	十、中日绘画的齐芳

一、海是联络友情的道路

蔚蓝的大海，围绕着我们的国疆。从东北到西南，我们有绵长的海岸线。我们有几条大江大河，都从内地通向海。从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中原的黄河、长江，广东的珠江，在江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孕育出了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的人民熟悉海而且热爱海，很早我们就发明了钉子，促进了造船术，有能力控制海。“四海皆兄弟”是我们崇高博大的胸怀；把我们的文化，“乘桴浮于海”，传向远方，是我们古哲人的善良愿望。因此海上的交通是我国人民很早就开始探索的途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人们对着遥远的海市蜃楼，生出无限奇妙的幻怪传说——海上有三神山，有长生不老的仙药。在我们最早的商民族的甲骨文里^①，就初步透露出了这种

① 亡友陈梦家曾在我的纪念册上，写过三神山甲骨文，有过一些初步的想法。

神话般的美丽思想。其后经过逐步的探查实践，取得证实——一片白帆，划出海上的无数条道路。由海上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就这样随着时代的进展，逐渐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形成了。

我们祖先发明的指南针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说是“天涯若比邻”却并非容易。大海茫茫，何处是天涯？邻居又在哪儿？有了指南针定向，在航海中，才不至于迷途转向，才能找到我们的邻居。因此才能交换我们的知识，互易我们的物产，扩大我们的视野，促进我们彼此的文明。

我们从海上找寻邻居，应该先从东方说起。秦皇、汉武，虽然是迷信仙药，希冀可以“万寿无疆”，做了可笑的角色，但他们派人海上求仙，却留下了美妙的历史传说，为中国与日本人民的友谊增添了色彩。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述着这样一件事：山东人徐市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是仙人居住的地方，他愿与童男童女前往求仙。于是始皇就派遣徐市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封禅书》也说：三神山相传在渤海中，离人境不远，若要接近，风就把船吹走。《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说：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

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徐福即徐市。这一段说的是徐福扯了个弥天大谎，骗信了秦始皇，使秦始皇给他男女三千人，以及五谷种子、各种工人，助他入海，得到平原广泽、肥沃的土地，就作了当地的王，不再回来。

《史记》中几次记述这个事情，但都未提到与日本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率领童男童女及各种工匠，并携带一些生产资料，到海中寻得了生产基地，一去不返而已。但是在日本却传说徐福带着一千人众，在纪伊熊野浦（现在的和歌山县新宫市）登陆，登陆之后，就教导当地的人民耕田捕鲸，发展生产，使这里成为乐土。他死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为他及他的随从修建了坟墓。墓在新宫（又叫徐福町）七一七八番地，墓前有一石碑，上面刻有“秦徐福之墓”五个字，是李梅

溪所书。据当地的传说，徐福奉命求长生不老的仙药，率领童男童女，并携带金银珠玉、五谷种子和生产工具等入海，约在距今二千二百年以前到了熊野。以后就留住不去，在这里开垦，并教导当地的人民耕作、捕鲸，受到人民的尊敬。人们更为徐福立祠，专门祭祀他们，至今不绝。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祭日。这个徐福祠今称徐福神社，而且作为波田须神社分祀之处。波田须意即“秦住”或“秦栖”，也是根据秦人徐福留住此处的传说而来的，至今已成为当地著名的胜迹，年年岁岁，吸引着无数过往游人。

徐福祠虽始建于元明之间，距今不过六七百年，但徐福的传说却相当久远。据汪向荣氏的研究，徐福传说的年代，在日本正相当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弥生时代中叶。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但从地下出土的物品看，可知当时日本列岛的部分地区，已开始从以渔猎为主的采集经济过渡到农耕经济。日本农耕的主要作物是水稻，从最近发现的弥生时代的谷粒分析，这稻种十之八九是从中国传去的。至于传入的路线，虽有各种说法，但是通过山东半岛渡海而传去的这一点，是无论哪一派都承认的。因此可以说，关于徐福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在当时有这样事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据最近罗其湘、汪承恭两人的发现和考证，在江苏省赣榆

县城北金山乡南一公里处，有徐福村（今名徐阜村）。这个徐阜村，即徐福村故址，村有纪念徐福庙，其地秦属琅邪郡。战国时赣榆属齐地。琅邪郡、赣榆建制，在秦已有确证。最近在陕西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秦赣榆刑徒墓葬瓦文，有“赣榆距”（板瓦内侧倒书）、“赣榆得”（秦汉榆、揄并用）可为实证。徐福为秦琅邪方士，始皇东巡，有了东渡求仙的使命。今传当地的方志和民间的族谱，有“后徐福”“徐福社”“徐福河”“徐福村”等达十余处（详见《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第3版），这不是无所根据的。

中国与日本是兄弟之邦，两方面的传说，可以互相补充。日本京畿地方的秦人，子孙繁衍，传世已久，很可能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在日本的弥生中期，日本列岛最先进的地区是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北九州一带。当时不论先进的文明或生产技术，都是从中国大陆或朝鲜半岛先传到九州，然后再传到日本列岛各地的。畿内地区虽然比之北九州开发较迟，但土地肥沃，地多平原，较易农作，因此生产发展，不久就超过了北九州。其得力于中国和朝鲜移民的协助，虽无文字的历史记录，但研究中国与日本文化传播的学者们是可以推测得到的。畿内逐渐发展为

日本文化中心地带。日本把徐福的传说和这地区联系起来，建立了神社和墓地，也建立了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日本原始文化的状况，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开始，逐渐有了文字的记录。考古学者从日本古坟出土的许多铜镜上，也证明了日本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关系。从海上开辟道路的先驱者，无疑地比这些文化的遗物传播更早，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曾记得日本国际艺术展览协会会长藤井丙午氏说：“中日文化交流建立起来长达两千年的友好关系。当日本历史还处于黎明的阶段，中国早已发展到高度文明的社会。可以说，我们日本人是在贪婪地吸收了经过朝鲜半岛传来的中国文化后，才摆脱了未开发的状态。日本人民在学习了汉字之后，以它为基础创造了叫作假名的日本文字，这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因此可见中国与日本，都尊重这个长期发展的友谊，日本当初用汉字，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怀风藻》等古文书中，都是如此。从汉字进而创造假名，其中也有印度梵文的因素，对于印度的宗教与文明，日本是从中国间接吸取的，可见这一条海上的通路，很早就贯穿到东方的日本了。

从汉武时代，向东方开辟了玄菟、乐浪等四郡，汉文化逐渐由朝鲜传播到日本。海上的航行，在官书上已经有了记载。